



两栖地

LIANG Xi Di

刘邦厚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两栖地

LIANG Xī Dì

ISBN 978-7-207-07894-0



9 787207 078940 >

定价：40.00元

黑龙江省出版集团

两栖地

刘邦厚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栖地/刘邦厚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207-07894-0

I. 两...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155 号

责任编辑:李春兰
封面设计:刘恒甫

两栖地

Liang Xi Di

刘邦厚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980毫米 1/16
印 张 20.37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894-0/G·1870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总序

捡拾历史的激情

邦厚

邦厚的散文我看了不少，感觉比较宏大，且具有我们今天很少有的高贵的情怀。我经常说到这个词——高贵。邦厚的散文看起来大气，这种大气我想就来自这种高贵的情怀。我相信，仅仅是本土意识还不能产生邦厚这样的文章。那种写写我的家乡写写我养我的土地就一定出好散文的想法实在只是一种误会。这样的散文太多了。它们不会产生宏大的力量。

邦厚的高贵情怀可以分成几个小层次：

一个就是去捡拾遗失的历史激情。历史本身是有激情的，不知为什么，遗失了，需要有人把它寻找来捡拾起来捧给很多人看。捡拾历史等于捡拾祖宗捡拾民族捡拾我们这个人群的全部悲欢离合。这样的工作有些散文家已经开始去做了。这种情怀属于高贵情怀的一部分，邦厚就具备这种情怀。我不喜欢把这样的散文仅仅看成是历史随笔。根据历史上的一些轶闻趣事抒写一点感受之类的文章很多，它们不能和邦厚的散文相提并论。

寻找到历史的激情之后，邦厚就给它以一种仁慈的理解，昨天研讨会上有的朋友提到邦厚作品的人类意识，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仁慈的理解，一条江隔开了两个民族，世代的忧愁无穷无尽——这条黑龙江流淌着多少悲欢离合！昨天我们到瑛萍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博物馆是邦厚搞起来的。作为一个学者，他提供了大量奇缺的史料和证据。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的展览还具有一种论争的性质。带有论争性质的邦厚和在散文之中提供很多两岸之间互相理解的邦厚是同一个邦厚——作为政府官员与历史学家的邦厚和作为一个散文家的邦厚重叠在一起了。我认为后面这个邦厚可能更高贵。当然，如果重新整理这个博物馆，可能就会把论争的方面去掉的——邦厚如今也有这种想法。我们要对历史提供一种非常仁慈的理解。不仅理解我们这一方面的爱国行为，而且也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各种各样的沟通——哪怕是

民族之间各种各样的纷争。

第三种高贵是他力图追求广泛的沟通。他非常急切地把自己一个人在黑龙江边上所作的静悄悄的思考迅速推开去。我们讲的艺术情怀有一种就是这样的。艺术家的特点就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扩散开去，报告给大家。我们音乐家、舞蹈家、文学家……用歌声用舞姿用笔……和整个民族进行一种沟通。他们觉得整个民族就是一种生命场，一定能够沟通。他们有这种期望，这种期望就是对人的善的期望。作家作为个人可能是孤独的，但在他急于以自己的文字与别人沟通的时候，这种孤独里边就包含着善。如果他的文字很好，学问也很高，但是他对世界失望了，不再写任何东西——这样的学者中国历史上很多，他死了，把一肚子学问全都带走了，从总体而论，这样的人是自私的。尽管他个人的品格可能不错，但是他的生命价值是自私的。

综上所述，邦厚要去捡拾历史的激情，提供一种仁慈的理解，并用自己的笔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沟通。这样，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一种奇迹——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用我们的生命滋润了一部悲凉的历史。历史是非常悲凉非常破残甚至非常粗陋的，我们不是去美化它，而是用生命去滋润它——笔耕不辍，沟通不止，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和广大读者在一个非常深刻的层面上融为一体，我们就会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今后怎么办有了新的认识，这样我们就用自己的生命滋润我们的历史。我想如果有了更多的这样的声音，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历史就会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我心中邦厚的事业，作为一个写散文的邦厚的事业，超于他操作行政事务意义的事业。

在赋予散文以如此广大的思维构架之后，在具体操作上，邦厚也与其他散文家有了许多不同。比如，他给了散文以厚重，以历史的容量，他寻找到了历史当中的一种感情块面。一般发表一点议论的所谓历史随笔往往找不到这种感情的块面，所以只能在一个知道这些历史典故的非常狭小的群体中博得一顾。它们当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却同这种急于向整个民族沟通的高贵相距甚远。令人惊喜的是，有几篇文章，邦厚还分别找到了这感情块面的一种构架。

我从来没有认为邦厚的散文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曾开玩笑说，我在翻阅时已经给邦厚的散文分出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却不大喜欢。我讲求那种大的历史激情和感情的寻找，而这种感情的寻找需要一种构架——把人吸引住的构架。我觉得前天下午有些评论家所说的“理性色彩”和“杂感色彩”把邦厚的散文说小了。关于贵州的那篇散文，文章是写小了，也就是一般的感想了。如果人生的回忆没有一种大的构架，那就等同于一般的散文了。因为邦厚已经写出了一些大构架的散文，那么与自己相比，这篇就显得弱了。当然如果与一般散文家相比，它也算可以了，也就不错了。可是你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你的这个高度就会和你自己过不去了。

我觉得最终可能成为大散文的有这么几篇：《来自御史大夫村的奏报》、《未曾发生的奇遇》和《被遗忘的古堡》。它们都是大构架的胚子或雏形。当然，现在还有距离需要修改。如果找到历史的构架以后，而且里边是非常感情的能够摸得到的事情，那么就大有文章可做了。就说这个“御史大夫村”吧，黑龙江边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边官，小小的边官恐怕连科级都不到也就相当于副股级吧，可是，这样一个芝麻官却要承担整个历史的荒诞！他非常忠实地工作，一切积极的努力的结果竟是自己的死亡！于是，整个民族的悲欢离合便全部体现于此。在这里，邦厚的寻找是出色的。

此外，《永远的大雁岛》、《我们都记着那一天》、《江边有座小屋》都是比较好的，我看中了这六篇。其他几篇就有点矫情过头了。

要寻找人类历史学上的整体感觉非常艰难。所以我以为大散文将出现在中年人中，小青年写出大散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苏联作家爱伦堡讲过，学芭蕾是越年轻越好，写文章越老越好。这倒未必一概而论，年轻人可以写出很好的诗，写人类整体感觉的大散文就有一定难度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早熟，由于特殊的教育与经历，由于神秘的个性遗传，比较早地具有了人类的整体感觉。我的观点是，散文最好能表现出一种沧海斑驳的中老年心态——哪怕作者实际上还只是初入中年。我不是一般性地赞美中老年，而只是讲要写大散文就需要获得人类整体感觉，而人类整体感觉来自于对人类各种事情的理解。一种非常奇怪的人生变更中的平衡。地处东北大平原上的朋友们，你们写文章一定要大气。大气的背后必然是人类的整体感受。尽管黑土文化本来很大气，但如果仅仅是玩对黑土地的感觉那么也只能是小气。一定要由感觉上升到一个整体性的概括。这是理性的介入。对人类理解越深

刻，对创作越好。所以散文家必须具备深度的理论素养，具有非常开阔的生活视野。

回过头来道理也一样，从小感觉到大感觉是人的一次脱胎换骨。如果仅仅是江边上的一点感受，邦厚就写不出来这样的好散文。那种大感觉邦厚找到了。在一个大的范围内他找到了黑龙江的魅力之所在——黄河不可替代长江不可替代。但是有了大感觉，很容易进入一种误区，就是快速进入理性快速进入概括。比如黑龙江你是什么江什么江啊……如果这样，还不如以前的小感觉了。所以，就需要为大感觉寻找一个感性构建。我为什么对关于贵州那篇散文不太感兴趣呢？原因就是那篇东西虽然大感觉有了，但是却没有找到感性构建。这就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篇旅途随感了。感性构建不仅是造型的，而且是过程的；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只有对这时空存在的双重占有，才有可能变成我所说的感性占有。《被遗忘的古堡》就不但有凝重的空间造型，而且那戏剧性的悲欢离合又造成了绵长的时间造型，这样构成的情景就十分辉煌壮丽了。这些都是一些大散文家苦心经营而找寻不到的东西，而邦厚却不经意地找到了，仅仅是这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综上所述，感觉有大感觉小感觉，有了大感觉就要概括，概括不好就有可能进入误区，所以一定要为大感觉寻找感性块面，这就要注意光靠造型是不够的，还要有过程。既有空间造型，又有时间造型，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相当漂亮的散文了。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邦厚，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写大散文，能担此名的散文家不多。我说他这几篇东西具有大散文的构架，绝不是出自对于一个官员的原谅。如果再多一些写作时间，在语言上好好加加工，邦厚有可能成为不仅是黑龙江的而且是全中国的很有影响的散文家。

自序

春风话秋雨

2008年全国歌手大赛直播一个多月，我真有点儿为秋雨担心，大赛刚一结束我和秋雨在电话里好侃了一阵儿，不错。他精神蛮好，声音还是那么浑厚。据业内人士说，每当秋雨为歌手作知识问答点评时，全国观众的收视率便会骤然攀升，大赛成了最宽泛的知识大普及，不能不说是件老少皆宜的大好事。

这许多年来，秋雨的苦旅成了远旅，社会交往和海外讲学，加上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读者喜爱的热门书，我不忍打搅他，据我所知，他眼下正忙于为上海筹建“余秋雨基金会”和“余秋雨研究所”，还要为夫人马兰重返舞台作种种准备。而这一次通话我是想为出版《两栖地》这本散文随笔征得老朋友的意见。

电话里，秋雨对十多年前的黑龙江之行记忆犹新，可我却首先想到的是秋雨下飞机后在烈日下面站了足足30分钟，等我赶到机场早已人散车空，握住他那汗津津的手，想说明迟到的原因，秋雨笑了：“反正你不能把我忘了……”若是今天，这准能炒成一大新闻。

那年，秋雨专程来我的家乡黑河，参加由省作协主办的我的散文研讨会。会后安排畅游黑龙江，黑河市委为作家们包租了“长城110”号游艇。



当年我和秋雨都到了他说的写大散文的中老年龄，真的，括括自己不仅是文明的碎片，而是触摸了苍海雄骏赶超时光的大感觉。

我从秋雨连续出版的畅销书中发现他的感悟已渗透入人类几大文明古国的文脉比较和感叹的情理之中。

我呢，旅途和见识所限，这种大感觉只好细嚼细品才能沉淀下来，有人说我的散文磅礴了，可我说倒是磨了几分凝重……

秋雨常常独立船头，久望让他陶醉尚未结冻的“霜冷长河”。驾舱里的船长怕他在船头受风，招呼他进船舱用望远镜眺望。当船行到极为壮美的冒烟山、八十里弯子、迎门塌子的时候，船长总会如数家珍般地指点给他。他不知眼前的这位就是走遍中国山河大川的余秋雨，直到我们下船分别，秋雨送了他一本签了名的《文化苦旅》，船长才恍然大悟，忙派船员找到宾馆，由他解囊吃了顿鱼宴，说了句只有黑土汉子才能开口的话：“我也姓余，你我是本家，不出天文才才怪呢！”秋雨为这位本家多喝了一杯酒……

秋雨和黑土作家在无染的黑龙江上结缘为友，还真留下一段趣话：极善开“没大没小”玩笑的北方文学主编李福亮让随行记者给他和省作家协会主席、北大荒知青领军人贾宏图，只身驾摩托走完中国8万里边疆的文化探险家徐立群，还有秋雨摄像。人们不明这四人合影到底为哪般，福亮宣布他们是这艘船上的同年生的“四条狗”，于是船上船下一片轰笑，豪爽的黑龙江人为属狗的四位喝彩。

秋雨乐得满脸开花，连说“狗好，狗不嫌家贫”！其实，这“四条狗”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在日后的人生旅途上都充满着让人喝彩的成就。

夜幕降临，航路水浅，船长怕搁浅误事，只得抛锚止航。我告诉秋雨，远处亮灯的地方，是清代御史大夫村卡伦（哨所）所辖的标灯位置。秋雨沉默了，当年那位忠心耿耿的老卡官奔往绥晖向副都统衙门禀报俄国船舰从黑龙江强行通过的消息，本该立功行赏却落了个“惊驾”的罪名，被笞杖而死……秋雨说了句：“人，把他忘了；江，还记得他……”此刻，大江静的很，似乎能听到窗外流淌的碧水发出那阵阵的呜咽声……

二

秋雨喜欢和黑土作家结交，同船的极有灵性的黑龙江著名女诗人李琦，女作家张爱华，转业军旅作家任永恒，还有专程赶来的光明日报文学版主编、著名散文家韩小愚等，都是秋雨畅谈的侃友。

捡拾历史的激情成为秋雨和黑土作家结交的根由。本来我在二十多年前研究的是地方史、中俄关系史，到了五十多岁才贸然写起散文来，在研讨会前，大家手里拿到的散文大多还未发表。

秋雨在发言中，把我的散文毫不客气地打成三等，我自以为得意的《岳阳楼咏叹调》、《游黔遐想》评为三等尾作，而我不以为然的《来自御史大夫村的奏报》、《未曾发生的奇遇》、《被遗忘的古堡》、《永远的大雁岛》他视为最值得品评的一等佳作。

秋雨说：“我讲述那种大的历史激情和感情的寻找，而这种感情的寻找需要一种构架。如果找到历史的构架，里面又装填着非常有感情的真实故事，那就是我所说的散文，邦厚散文中的某些篇，就是这种散文。”

秋雨的评述引起了我的回想。我在家乡实地实景地读史考察，能把“江东六十四屯”每个屯名，不同时期的人口财产状况背读如流，脑子里装着“瑷珲条约”地图上的细节。那些在黑龙江上兴风作浪的戴金底勋章的俄国将军和清代头戴黄顶子的封疆大吏，常常幽灵般地浮现在眼前。

在痛斥咸丰年间黑龙江将军奕山失地卖国的年月，我却觉得事发之时远不像今人所说得那么简单，因为在这位皇族大员的眼里，英法联军已攻下北京，咸丰皇帝已逃往承德的避暑山庄避难，此时黑龙江的八旗劲旅又遣往江南镇压太平军，摇摇欲坠的朝廷哪还有一丝微力顾及北部极边的防务。为了不让俄军和英法联军夹击大清王朝，奕山宁肯顶着骂名，无奈地提笔签押。奕山的手如同木偶戏牵动着的那只手，牵线人则是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廷。

在瑷珲历史陈列馆里，秋雨在寿山将军像前久久凝望。他在想这位抗俄的黑龙江将军拒守卜奎（齐齐哈尔），最终身披顶戴花翎静卧棺木里，喝令亲子庆恩开枪，庆恩跪哭不肯，不得不由亲兵完成他最后的绝命之令。当日后誉满盛赞寿山以身殉国之时，他的家族的宗谱在民国初年公布于世。原来，寿山是明末抗清名将、兵部尚书袁崇焕的七世孙，只因袁氏后人把这一血仇家恨藏匿于心，才得以从清廷的密网中疏漏，寿山不为家仇为国仇，他的死是对国的大忠，是对孝的悖逆。忠孝难以两全的生动实例在瑷珲找到了。

让秋雨感慨万分的另一位是1890年从石勒喀河进入黑龙江前往萨哈连岛（库页岛）考察俄国流放犯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

秋雨和我悄声讨论，黑龙江两岸的苦寒之地，在同一时空何以发遣两个国家的流放者？一方罪名多为“革命”，另一方罪名多为“文案”，若真有一天，两种不同肤色的流放犯同时潜逃于同一

江岛，他们该如何诉说自己涉及的“案情”？说到此，秋雨笑了，我也笑了，笑里含着苦涩，藏着殇怀，或许他们在大江的迷雾中望见了光亮，那就是他们因各自播下的那份获“罪”的种子绽开的那颜色各异，气味不同的不败之花，已经成为世代后人品酌、珍藏的历史文化精粹。流放者用苦难的代价，换取了人类的思考、文化的通达。

三

黑龙江平静如镜，游船犁出的一缕白浪，让人感到宁静如画的大江是流的，是动的。在船头甲板上跳起交际舞的年轻人，都想和秋雨共舞一番。秋雨谢绝了，但他总会给朋友们的“打分点评”，引起一阵阵快乐的笑声。

秋雨的平和，让人想不起他曾是上海戏剧学院威望甚高的院长。

一路上，秋雨从未提起此事，我倒是日后从几位“上戏”毕业的他的学生嘴里知道，秋雨任院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从一位红及课堂的普通教授一步到位出任院长，把这个著名的戏剧学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宗宗有绪。而他偏在有望高就的时候辞去了院长的职务，成为一位独往独来的文化学者。

秋雨身上所具有的不惧得失的气派，分明是中国文人身上那种傲骨的显现。他曾受到过上海某些熟人的责难，我也曾为他抱过不平，可秋雨把这些看的很淡。直到这次通话中，他还说：“你们这些黑土地上豪爽坦荡，敢喜敢怒的朋友，要是出生在上海那方受到中西文化挤压的映滩窄地，也许会成为一位左顾右盼谨慎操‘鸟语’，善于背后品评的人。”

他感恩上海，因上海养育了他，造就了他。他为自己是上海人中的一员感到骄傲。

那年，船到黑龙江上游呼玛县城，我俩同住县招待所的一间客房，我问他到底是余姚人，还是上海人。秋雨说，我是你说的那种“两栖人”。他给我讲起儿时极为有趣的故事：浙江余姚是史有所载的江南水乡，出过若干久负盛名的文人。秋雨父亲早年离家去上海“打工”，母亲含辛茹苦浆养他们姊妹，和邻户母亲不同的是秋雨母亲能读文识字，肯于把省下来的钱供他买书。

秋雨没有爬在牛背上或下田薅草的童年，他6岁上小学，那位可亲的老师常带他到水塘边，给他搓澡擦身，老师喜欢这个成

绩优秀，一点就透的学生，余秋雨说他从来不做作业，他读书，母亲替他完成作业……

至于后来，他去了大上海，历尽坎坷，也算如鱼得水，那是后话了。秋雨日后在书海里潇洒自如地畅游，可谓他早已习“水性”了。

四

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培训中心我旁听了他的讲演，领略了他谒拜四大文明发祥地激起的历史情怀。在相互比照中，秋雨深情而又自豪地说，四大文明古国的三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折断了文明的翅膀，构成了文明的缺憾，唯有黄河母亲抚育的中华文明，一环扣一环地接续下去。不管经历怎样的暴风骤雨，中华之魂没有破碎，没有消亡，而且在现代文明锤炼中更加光艳，更加勃发。

他讲到位于北欧斯堪内威亚半岛的挪威。他一下飞机被满眼的绿茵，满山的青翠所吸引，他在尚未脱掉上海繁华密集的楼景出象的影子时，对北欧地方人疏街闲的新鲜感到惊羨，而当住了几日之后，发现在那让海外华人为之奋斗的绿色别墅的房门前，常有久坐望路的老妇人。她们的眼睛会从门前掠过的陌生汽车从始望到终。她们甚至会企盼哪辆车在自己的门前因故停刹，让她有机会上前和不相识的人唠上几句家常。他发现，孤独是这个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居民的最大心病，验证了钱钟书大师的“围城”之说。秋雨说，这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心理，他本人从上海飞来落地时的心情和老婆婆之间恰好形成了城里和城外之间文化流向的反差，组合在一起就平衡了。

我想起了徐立群当年完成“边疆万里行”时曾对我说：“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遭不了的罪，最怕是‘孤独’。我住在大兴安岭高崩上的解放军哨所里独自安睡。那天是大年初一，我望着山下林场木房升起的一缕笔直的炊烟，大哭起来，我好想人啊……”

写到这里，我该搁笔了，拉拉杂杂，权作从霜冷长河上发出的问候和感叹。在征得秋雨同意的前提下，我把他当年在我的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发表，作为这本《两栖地》的总序。

噢，我还告诉秋雨，黑河的街巷已不再是十四年前中俄边贸初通时那般烦热无序以货易货的初级市场了，大雁岛上兴建的国贸城成为通用中俄双语开展最便捷的规模贸易的集散地。

如今彼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此岸的黑河，结成为一条母亲河膝下的“双子城”，正应了我十年前的那句话：“大地本来是浑然一体的，是这条江把她分成了两岸；两岸本来是断然分开的，是这条江把她连在了一起……”

我真诚地期待，在白桦飘金的时节，秋雨和夫人马兰重访黑龙江，再度感受一下这条大界江带来的开阔和清爽……

目 录

- 总序 捡拾历史的激情 余秋雨 1 ■
自序 春风话秋雨 1 ■

说给家乡的话

- 黑龙江，我魂牵梦绕的母亲河 3 ■
■ 黑河的世纪故事 8 ■
■ 我在江这边 18 ■
■ 请塑一首诗 26 ■
■ 来自御史大夫村的奏报 33 ■
■ 寻找瓊琇 42 ■
■ 江边有座小屋 50 ■
■ 永远的大雁岛 55 ■
■ 边城古堡和消失的主人 65 ■
■ 她，就是播送福音的徐曼小姐 71 ■
■ 白桦飘金 74 ■
■ 走出森林 78 ■
■ 回山东 90 ■

来自彼岸的风

- 我们都记着那一天 99 ■
■ 未曾发生的奇遇 111 ■
■ 回望莫斯科 119 ■
■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123 ■
■ 透视尊严 131 ■

- 邂逅穆拉维约夫的子孙 137 ■
- 永宁寺碑前的断想 143 ■
- 欧莉娅的中国情缘 147 ■

寻找熟悉的陌生

- 埃得蒙顿玻璃花房前的遐想 155 ■
- 青森圣火 159 ■
- 关西“同志” 162 ■
- 岳阳楼咏叹调 167 ■
- 在海的那一边 171 ■
- 哈尔滨，俄罗斯侨民的绿岛 177 ■

用心求证黑土文脉

- 黑土文化探秘 183 ■
- 齐鲁文化在黑土地上的嬗变 201 ■
- 冰雪文化散谈 205 ■

为精英捉笔写真

- 生命之颠 212 ■
- 心像无极 221 ■
- 天生我才必有用 227 ■
- 黑土“大孝子” 231 ■
- 手术刀下的大智慧 236 ■
- 黑土地绽放的并蒂莲 242 ■
- 黑眼睛里的蓝眼睛 246 ■
- 中国速度 251 ■

用新视角解读英雄谱

- 中国的圣女贞德 257 ■
- 赵一曼和萧红在中央大街上的一面之缘 262 ■
- 不做没有油的灯芯 265 ■
- 永远的哈拉寨 268 ■
- 忠骨无泣说 273 ■

黑土戏剧的三度创作

- 人性是戏剧的灵魂 281 ■
- 忧患人生中的骆驼精神 283 ■
- 一方天下的人生错落 286 ■
- 用爱心去求证大森林里的假说 289 ■
- 人生走到绝望处 方是梦断魂醒时 292 ■
- 北方民族题材的散论 295 ■

留给家人一方天

- 咱家有一首家歌 303 ■
- 和孩子一起寻找快乐 306 ■
- 附：快乐的小雪花（日记几则） 308 ■
- 后记 315 ■
- 主要作品 317 ■